

萬
作·品·集
陽

破解一代才子洪升写《长生殿》之谜

直书顺治帝与董小宛惊世之恋

再生香·醉蓬萊



(台湾)高阳



再生香·醉逢莱

(台湾) 高阳◎著

版权图字：01-2004-623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生香·醉蓬莱 / 高阳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12
(高阳系列)

ISBN 7-80130-952-9

I . 再... II . 高... III .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4813 号

高阳作品集

再生香·醉蓬莱

著 者：高 阳

责任编辑：韩金英

特约编辑：王 英

版式设计：领读工作室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邮 箱：unitypub@tjpress.net

65228880@tjpress.net (投稿) 65133603@tjpress.net (购书)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23.5

字 数：397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30-952-9 / I · 67

定 价：29.80 元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谈及高阳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有人曾这样形容：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高阳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旧式文人”，他学富才高，著书百种，嗜酒如命。常自嘲：酒子书妻，即以酒为子，以书为妻。

清末有“三屠”，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称为“屠官”。对于清史独钟的高阳，以善“屠纸”予以自谓。

高阳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印数已经超过2000万册，“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名不虚传。

何怀硕说“高阳是奇人。在这个旧文化崩析、新秩序未立的混乱年代，他兼有旧学与新慧”。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高阳的成就独一无二，甚至难以找到继承人”。

台湾著名小说家王文兴说“高阳是国宝级人物”。

台湾诗人痖弦称高阳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

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许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曾有人担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的官职。高阳童年所居住的祖屋，门口就悬挂着由嘉庆皇帝亲笔所题的“榜眼及第”、“传胪”等匾额；在花厅中也高悬着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福寿龙虎”世匾。高

代

序

阳的父亲许宝朴曾任浙江财政司官员。母亲黄婉同是出身富贵的大家闺秀，不仅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了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

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高阳大学未毕业，就以优秀成绩入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的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

高阳的创作以清代宫廷与近现代高层人物生活为主，高阳对历史小说的贡献，最主要的在于他“以考证入小说，以小说成考证”，开创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新类型。

高阳读书不记笔记，但却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对中国历代皇帝的生卒年月日、民族、籍贯、三亲六眷、兴趣爱好都了然于心，对于帝王们手下的文臣武将、宰相诸侯，以及嫔妃太监、心腹与政敌，也无不熟稔，朋友们便戏称他为“皇帝老儿家的总管家”。更重要的是，高阳对于皇室权力斗争、朝廷政治风云、官闱秘闻、以及牵一发动全身，由此带来的对于整个中国的各种影响，无不津津乐道，了如指掌，堪称“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了。

1962年，高阳受邀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这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而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一生著作共有90余部，约105册。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高阳幼承家学，其后自学有成，再加上此前已累积了多年现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因而一步入历史小说的领域，立刻创造出引领风骚的局面。由

于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来台后因而能为小说灌注浓厚的历史感，其创作理念对后来者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高阳的小说以史料繁细、运用从容有余见长，就作者的取材角度及材料与小说的对应关系观察，高阳作品的材料来源的确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历史研究的全部范围。小说的某些段落对史料的依赖极深，具有利用小说展现史料的企图，一些看来不起眼的细节也有史料为依据，高阳的小说被称许为“庶几乎史”并非没有原因。

高阳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高阳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有很大关系。高阳具有强烈的考据癖，考证与小说互相影响，愈到创作后期二者的结合愈趋紧密。

高阳对历代王朝兴衰得失的关键，有独到的见解。他总结了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一中心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必开一代之盛运；三是一个王朝，亦如自然人之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过程中，休养生息，培养人才，就会出现中兴的局面。

这个“中心势力”的提法则可以用来说明高阳作品中关于官闱斗争、政治风云的叙写特别细腻曲折的原因。虽然高阳极为注重他的考证成果，但对读者而言，小说中的历史成分与人情法则可能才是阅读乐趣所在。

高阳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百科全书的内涵，同时也是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高阳的小说之所以能影响、流传如此之广，本身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一是因为作者以独到的眼光钜细靡遗地挖掘了包含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史料，这些史料在古今的对照下毋须夸张点染，天然具有奇趣；二是对人情、世故、智谋的深研熟玩，有意用来建筑小说的戏剧性；三是小说中的人生态度符合今日大众的需求，与旧式观点产生了隔膜，因而能广为大众所接受。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写了不少爱情故事，他写出了爱情的真与美，又通过爱情，写出了女人心机的缜密、应变的灵动、意志的果敢、生命的韧性。

高阳小说至今仍风靡的原因，正如林青在《高阳传》中指出的：“时下，田园风光的乡村原野早被日趋扩大的都市所蚕食、所吞噬，太多的是急功近利者，大面积的伐树木、采山石、排污水，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与享受，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古朴与野趣，人们再也无需也无从张扬原始的天性。另一方面，立交、地铁、别墅、霓虹、电视、饮料，人们饱尝轻松自乐，人们的感官在体验粗犷与雄浑上都显得十分退化了，再往何处去体会撼天动地的悲剧意识和人文精神？”

“高阳历史小说的走俏，也是当代人为自己的软绵绵而又急切浮躁的生活与心态补充精神上的钙和盐。”

责任编辑／韩金英

目 录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001

再生香

楔子	002
01 “太后下嫁”之谜	004
02 “冲冠一怒为红颜”	023
03 文武衣冠异昔时	032
04 豪格之死	036
05 从龙旧事说从头	057
06 皇父摄政王	061
07 一把“刀”	086
08 “掌上珊瑚怜不得”	093
09 咸喇城之变	119
10 “宰者库”	127

醉蓬莱

清世祖董小宛与唐玄宗杨玉环

——写在《醉蓬莱》之前	148
正文	159
附录一：高阳大事年表	363
附录二：高阳作品表	365



再 生 香



楔 子

顺治八年二月初十，半年之中再度到北京的冒辟疆，在西河沿三义店卸下简单的行囊以后，立即又雇车进城，直投西四牌楼路西，帅府胡同的方家。

到方家，他是几乎不需要通报，就可以直闯上房的。方拱乾——前明的东宫官属，在新朝亦仍旧职；辅导东宫太子的衙门，名为“詹事府”，堂官一正一副，官衔以“正、少”为别，方拱乾是“少詹事”。

他跟冒辟疆的父亲冒起宗，是同年至好，而且方冒两家在“国变”时曾共过患难，彼此的子弟，以排行相称，冒辟疆比方拱乾的长子方玄成大一岁，一个叫“大哥”，一个叫“大弟”。这回“大哥”进京，对“大弟”怀着莫大的期望，所以行装初卸，便来访晤，但见到的却只是方拱乾。

“算算你也该来了。”等冒辟疆行过大礼，方拱乾亲手扶起他来问道：“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

“行李呢？”

“在三义店。”

“来人啊！”方拱乾道：“到三义店把冒大少爷的行李运回来。”

“不，谢谢老伯。”冒辟疆说道：“我还是住店吧，比较方便。”

“我看你住回来的好。”方拱乾劝道：“这一阵子乱得很，睿亲王，喔，如今要称‘成宗义皇帝’了，他的部下，什么人都有，你在哪里住，我可真不能放心。”

“那，那又要打扰了。”冒辟疆问道：“睿亲王怎么成了‘成宗义皇帝’了呢？”

“这是二十多天前的事，你还在路上，怪不得不知道。”方拱乾答说：“这个尊谥跟庙号，实在很贴切，你想如果不是睿亲王多尔衮在‘一片石’大败李自成，清兵就不能入关，这是‘成’。入国以后他可以当皇帝不当，让给侄子，这不就是‘义’吗？”

冒辟疆的心情，顿时沉重了。多尔衮追尊为皇帝，他的姬妾便是妃嫔；从古到今，除非亡国，哪有个将妃嫔放出宫来的道理？

“老伯，”他忍不住吐露心声：“看样子，我又是痴心妄想了。”

方拱乾以为他难过，同时也免抱歉，如果不是他赞成方玄成写信给冒辟疆，远告多尔衮病殁关外喀喇城的消息，冒辟疆就不必千里迢迢，又多此一番跋涉；可



是谁又想得到，多尔袞会成为皇帝！

当然，此刻只有说些安慰的话，“事情也还不至于到绝望的地步。”他说：“等大毛回来了再商量。”大毛是方玄成的小名。

“大弟快回来了吧？”

“今天恐怕还不能回来。”方拱乾说：“内三院迁入大内了，他常在禁中值宿。”

国史院、秘书院、弘文院称为“内三院”，职掌机要。方玄成是弘文院的侍读学士，很受宠信。自从多尔袞一死，引起政局一连串的动荡不安，而皇帝虽以天赋独厚，无论体魄、心智皆与成人无异，但毕竟只有十四岁，凡事还须太后做主；内三院迁入大内，即是为了太后处事方便，只是参与密勿的近臣如方玄成，可就不方便了。

但很意外地，方玄成居然回来了，神色匆匆连跟冒辟疆多说几句话的工夫都没有，“我换了衣服，马上就得出去办事。”他将冒辟疆拉到一边，戒慎恐惧地用极低的声音说：“三五天之内，或许会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你少安毋躁，静以观变。”

最后那句话，表示还有希望，这对冒辟疆自然是极大的鼓舞。可是虽知有言外之意，却苦于无从猜测，只有耐心等待。



01 “太后下嫁”之谜

惊天动地的大事，终于发生了，多尔衮的近侍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卖主求荣，出头上告多尔衮生前谋反大逆。

在此以前，倒真的发生了一件谋反的大案，主角是英亲王阿济格——太祖努尔哈赤有十六子，地位高下，要看他生母的身份及本人的战功而定；两项都占优势的，就是第八子皇太极，亦就是继承大位的太宗。在太祖晚年，最宠爱的妃子称号叫做“大妃”，她为太祖生了三个儿子，即是排行第十二的阿济格，第十四的多尔衮，以及十五的豫亲王多铎。这同母的三弟兄，掌握了八旗一半的兵力，而且尽皆精粹；其中的多尔衮最得太宗的宠信，地位在诸王以上，因此，当今顺治皇帝六岁即位后，他以摄政王的身份，大权独揽。阿济格自知才具不及多尔衮亦情甘退让，但多尔衮一死，阿济格的想法便不同了，他认为应该由他来接替多尔衮的地位与权力，因而与其他诸王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阿济格决定命他的儿子劳亲领兵迎多尔衮之丧，打算以武力夺权；却以操之过急，为诸王设计制服，加以监禁。哪知阿济格在狱中大吵大闹，甚至纵火，诸王会议，决定处死。

大妃的三个儿子，最先死的是“下江南”立过大功的豫亲王多铎，歿于顺治六年；接着是多尔衮；如今阿济格又死于非命，同母三兄弟一个不存，偌大的兵力自然亦为诸王所瓜分。这一来造成了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机会。

济尔哈朗是太祖的胞侄。太祖同胞手足五人，他居长；老三叫舒尔哈齐，以有异心，为太祖所诛。但他的次子阿敏、幼子济尔哈朗却为太祖所重用，专领镶蓝一旗；自阿敏在太宗年间去世后，镶蓝旗的旗主便是济尔哈朗。

当太宗去世后，皇位本应由他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继承，但势力最大的多尔衮力主由太宗第九子福临即位，就是当今的皇帝；当时由太祖第二子礼亲王代善主持会议，选定多尔衮及济尔哈朗辅政，但多尔衮专断跋扈；济尔哈朗含恨在心，已非一日。及至阿济格鲁莽割裂，自速其死，颇有才干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势力地位为诸王之冠，因而策动苏克萨哈等人首告多尔衮；他以辅政王的身份，召集会议，对多尔衮作了最严厉的处置。

这件大事，在方玄成与冒辟疆初见面时，已经发动，但直至二月十五日方始昭告天下。方玄成亦在这一天方能出宫，与冒辟疆第二次见面；连方家弟兄都聚集在

方拱乾起坐之处，听他谈宫闱秘辛。

先是传观方玄成抄回来的上谕。多尔袞的处分，总结一句，由追尊为“成宗义皇帝”而废为“庶人”，罪名是“悖逆”，其下又分好几款，一款是“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一款是“亲到皇宫内院”。这便引发了冒辟疆藏之内心已久的一个疑问。

“前两年，张苍水有两首‘宫词’，想来已传抄到北方了？”

冒辟疆说得比较含蓄，“宫词”之上有“建夷”二字。建州就是满洲，夷指女真族，建夷是明朝的遗民志士对清朝皇室的称呼，在北京如果公然有此二字出口，便成大逆不道，所以冒辟疆只说“宫词”，自能意会。

这两首宫词，出于在浙东舟山群岛，奉明朝鲁王监国的义师领袖张苍水之手，生死存亡，势不两立的双方，对骂当然没有好话，那两首“建夷宫词”，真可说是丑诋，第一首是咏一桩千古奇闻——太后下嫁；诗中说：大内太后所住的慈宁宫中，喜气洋洋，大摆筵席，是寿酒，也是喜酒。是公主出阁吗？不是！礼部所拟，从未有过的大礼仪注，竟是太后的 大婚典礼。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栏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南边传说，太后已经下嫁给摄政王多尔袞。第二首开头两句：‘披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闺作母仪’，匈奴的皇后，称号叫做阏氏；孀闺当然指当今的孝庄太后。可是，”冒辟疆问：“后面两句：‘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这两句就不太明白了；譬如说，什么叫‘虾子’？”

“满洲话侍卫叫‘虾’，虾子就是侍卫之子。”方玄成答说：“多尔袞无子，以他的胞弟豫亲王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嗣，虾子即指多尔博。”

“喔，这意思是说，多尔袞如果做了皇帝，将来当然传位给多尔博，这就是‘虾子作龙儿’，可是何以谓之‘错’呢？”

方玄成笑道：“这你就要去问张苍水了。”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方拱乾提出他的看法，“摄政王如果正位，则当初既然立今上为帝，将来当然仍旧传位给今上；以多尔博为嗣，是多此一举，故谓之‘错将虾子作龙儿’。”

“老伯的说法极通。”冒辟疆问道：“那么，到底有没有太后下嫁这回事呢？”

“绝无此事。”方玄成说：“误会之起，必由于多尔袞自称‘皇父摄政王’之故。”

“皇父就是太上皇。”冒辟疆蹙眉说道：“这也可以‘窃号自娱’的吗？”

“你不能拿我们汉唐以来的制度，来看他们。”方玄成说：“域外的‘教父’、‘神父’，就直接称之为父；孝庄太后称汤若望即是如此。多尔袞自称皇父之父，与教



父之父的意思是相同的。”

来自德国的天主教士汤若望，为孝庄太后的教父，这是冒辟疆上次来京时，就听说了的，所以对方玄成所谈，完全能够理解；这样，剩下来就只有一个疑问了：“椒寝梦回云雨散”。

“多尔袞的罪状中有‘亲到皇宫内院’一款，看来他真有盗嫂的丑行！”冒辟疆又说：“至少这首诗的第三句，张苍水并未厚诬新朝。”

“是的。不过其来有自：这几天我看了许多涉案亲贵大臣的‘亲供’，才知道孝庄太后的苦心。”

看方玄成要继续谈下去，方拱乾使用手势拦住了他，“宫闱之事，只可促膝深谈。”他向次子方亨咸看了一眼，微微将头一摆。

于是方亨咸起身出屋，只听他在关照老管家方升，关闭中门；这是示意回避，以防泄密。

“话要从太祖晚年谈起。太祖有十五个儿子，大家都以为礼亲王代善居长，不是！太祖建号‘天命’以后，由‘四大贝勒’共主国事；四大贝勒是——”

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除了阿敏是太祖胞弟舒尔哈齐之子以外，其余三人都是太祖之子，只不同母而已；排行是第二、第五、第八。

四大贝勒皆是手握兵权，亦就是“旗主”，代善正红旗、阿敏镶蓝旗、莽古尔泰正蓝旗，惟有皇八子也就是四贝勒皇太极，独掌正黄、镶黄两旗，在弟兄之中，他的势力最大、最高。

天命十一年，也就是明朝天启六年，太祖六十八岁，自知大限将至，召集“四大贝勒”及成年而有作为、被称为“四小贝勒”的子孙四人，口授遗嘱，说昆弟自相残杀，必致败亡，勉以重义轻财，“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毋得分外私取。”又引金世宗训勉太子：“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示威，商贾积货，农夫积粟”的话说：“尔八家继我之后，亦当如是。”太祖当时只想在白山黑水之间，自成一国，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会取明朝而代之。

这是盛夏之事，到了初秋，精神大为不济，带了他所宠爱的大妃及大妃所生的两个小儿子，十五岁的多尔袞、十三岁的多铎，到盛京——那时还叫沈阳——附近的清河温泉去休养；可是身子却越来越虚弱，势将不起，四大贝勒会商结果，决定

将太祖送回宫中，走到离沈阳四十里，一处叫叆鸡堡的地方，太祖去世了，这一天是八月十一。

去世的时刻是午后未时，匆匆入殓，由群臣轮班抬着灵柩，初更时分，赶回沈阳，人宫治丧。

其时的沈阳，到处都是哭声；及至将灵柩停放在“大政殿”，并开放宫禁，许多官军民至灵前瞻拜时，更是哭声震天，但四大贝勒却无暇举哀，他们有一件大事，必须连夜处置停当。

“请大妃出来。”大贝勒代善向大妃的侍女说：“请大妃出来受‘天命皇帝’的遗命。”

大妃在寝宫中正噙着眼泪在检点太祖平日服御的衣物，以便焚化；听说有“遗命”，不免诧异，四大贝勒是这几天陆续到达清河温泉的，每次召见，都有她在旁边，太祖交代子侄的话，每一句她都听见，主要是宣布镶红、正白、镶白三旗，由行十二的阿济格、行十四的多尔袞、行十五的多铎分掌，谆谆叮嘱，四大贝勒必须善待幼弟。除此以外，如说还有什么遗命，她怎么不知道？也许在她偶离病榻时，太祖曾经召见他们，有所交代；可是太祖左右侍奉的“包衣”，都是她挑选出来的，倘有这样的情形，何以没有一个人来告诉她？

怀着这样的疑问，来到寝宫的大厅，首先使她不安的是，除了来通报的那名侍女以外，其余在寝宫中执役的侍卫与包衣，都不知道到那里去了？

四大贝勒的年龄都长于大妃，她才三十七岁，体态丰腴、腻发如云，在一身缟素的陪衬之下，皮肤如羊脂白玉，使得大贝勒代善不敢逼视。丧次不行常礼，他只低着头说：“天命皇帝遗命，大妃一定要殉葬。”

大妃魂飞天外，摇摇欲倒，赶紧扶着桌子，闭上眼睛，支撑住了，才张眼问说：“是什么时候交代的？我怎么不知道？”

“是七月初六，动身到清河的前一天留下来的遗命。”

“有这样的事吗？”大妃一脸的迷惘惊恐，“这一个多月，天命皇帝一再告诉我，要好好教养我的三个儿子；又说，别以为阿济格已跟着哥哥们一起办事，到底还不到二十岁，要我格外管得紧。如果天命皇帝要我跟了去，又何必跟我说这些话？”

“那，”代善结结巴巴地说：“那也许是‘阿玛’安慰你的话。”满洲话称父亲为“阿玛”。

“你是说，你阿玛在骗我？”

这一下，代善更无以为答了，于是四贝勒皇太极闪身说道：“不是阿玛在骗大



妃，是阿玛借你的口，传遗命给我们，阿济格年纪还轻，办事如有差错，应该宽恕他、教导他，不必责罚。”

“是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同声附和：“一定是这个意思。”

“可是多尔衮、多铎呢？”提到两个小儿子，大妃悲从中来，“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且哭且抽搐着说：“多铎才十三岁，还离不开我。”

“天命皇帝在阴间不能没有人服侍。”皇太极流着眼泪说：“大妃你请放心去吧！弟弟们有我照看，如果我不当他们同胞手足，天也不容我。”

大妃不做声，只是哀哀地痛哭；哭声中断断续续地在申诉：“老头！你看你的儿子在逼我，我不要死啊！我十二岁起就伺候你，辛辛苦苦二十六年，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老头，你怎么不睁开眼来看看啊！”

场面搞得非常尴尬，四大贝勒悄悄退到一边，低声商量；莽古尔泰主张采取强制手段，皇太极认为需要耐心，等大妃哭倦了，总会有句话，反正只要死咬住“遗命”二字，不怕大妃不就范。

两人的意见，大相径庭；问到阿敏，他因为是太祖的侄子，亲疏之间隔了一层，不便多说；最后是大贝勒代善，觉得逼迫不宜过甚，因而决定照皇太极的办法，尽量等待。

曙色将现，多铎早就蜷伏在一方虎皮上睡熟了，多尔衮却还睁大了一双眼睛凝望着西下的残月，内心有种大祸临头、茫然无依的恐惧，但他尽力克制着，不让他的心事表现在脸上。

突然，一只温软的手覆在他的手背上，他微微一惊，但随之而来的是令人忘忧的温馨；他缓缓地转过脸来，看到她的眼睛是润湿的。

“你在哭？”

“没有。”她急忙用手背拭一拭泪痕，复又说道：“你不也哭过。”

“我是哭阿玛。你呢？”他问：“为什么哭？不要骗我，说你没有哭；喏，证据在这里！”他一伸手指，从她眼角中抹下一滴泪水。

她不做声，但胸脯起伏得很厉害，呼吸急促，这说明了什么呢？他在想，那种大祸临头的感觉更沉重了。

“阿庄，”他问：“后面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话他问过好几遍了；“后面”是指太祖的寝宫。从叆鸡堡一回来，他与多铎